

## 文革歌曲是制造仇恨的病态花朵（下）

看中国



贺卫方

贺卫方，1960年出生，山东牟平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法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主张民主宪政和司法独立的中国知名学者，贺卫方曾在2011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他的微信账号多次被封，曾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

◀上接第4版

说到母亲为逃脱座山雕的魔掌，跳涧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为什么不說“我想祖母爹想娘”？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视为寇仇，近乎于斩草除根了。

或许只有把常人之间的爱都驱除殆尽，才能让全国人民的爱都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确实，那个时代的歌曲充斥着对领袖的歌颂，所用的形容词都是最高级的。领袖无所不能，是真理、智慧和力量的唯一源泉。《沙家浜》里，敌人“派了岗哨又扣船”，让阿庆嫂无法与新四军联系，她的唱段中连声迭出三个“怎么办”。此时《东方红》旋律响起，阿庆嫂浑身上下突然之间就焕发了勃勃生机：“毛主席，有您的教导，有群众的智慧，我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杜鹃山》里，党代表柯湘看乱云飞渡，心情沉重，猛然想起毛委员：“我看到，万山丛中战旗红，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随之响起的女声伴唱以及灯光变化都强化了这“天地明”的效果。顺便说一句，在京剧里引入伴唱以及男女二重唱也许《杜鹃山》第一次，无论如何是一个创举。另外，管弦乐队的引入大大提升了音乐的表现力，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对于语言的千锤百炼也是样板戏唱段得以光彩照人的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整体而言，文革歌曲属于一种病态的花朵。它们鼓吹个人崇拜，把领袖视为人民的救星。它们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政党文化，尤其在党与人民之间关系上，片面烘托党的光辉与正确。依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文革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犯下严重错误的时代。它们矮化了人民，没有领袖的阳光雨露，人民就无法成长。没有领袖的引领，人民就会迷失方向。这些歌曲掩饰了国家与民众的苦难，制造了社会的仇恨，语言粗暴，非黑即白，成为文革浩劫的助推器。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对于个人尊严的讴歌，对于政府权力的警惕，对于私人利益与情感的维护。对于这些因素，今天重唱它们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抱持一份警惕的。

“文革”初期，黑龙江哈尔滨市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与群众们在观众席上大唱革命歌曲。

1977年，中央宣布文革结束。转年，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入学的大学生。当年学校给我们宿舍楼每一层配备了一台电视机。那时，许多文革期间遭禁的文艺作品正成批量地解禁。一天晚上，电视播放的是文革期间被宣布为“封资修大毒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上海乐团演出，1959年首演时的小提琴手俞丽拿重新亮相。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音乐演绎到楼台会和哭灵时，在小提琴与大提琴之间缠绵倾诉和悲剧发生后凄婉痛楚的乐声中，俞丽拿的两行热泪滚落在琴板上。我们二十多个男生仿佛遭到电击，一片默然，不敢看别人的眼睛……我们好像又活过来了。

### 退党（团队）方法

1. 请拨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

001-866-697-6570

热线电话：001-702-873-1734

2. 请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在线办理“三退”：[santui.tuidang.org](http://santui.tuidang.org)。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3. 用海外邮箱发送电子邮件至

[tuidang@epochtimes.com](mailto:tuidang@epochtimes.com)。

4. 也可把“三退”声明写在纸上贴出去，有条件时再上网声明。

注：中共对退党热线做了手脚，电话接通后有录音告知：“这是空号，请不要打这个电话。”请别上当，不要挂电话，很快就能接通，请相互转告。